

感恩的歲月

——王貞治母親的回憶錄

王登美原著 林秋山 廖蒼洲 合譯

我幼年時居住的天神町，是在國運旁的小山下，距離富山車站有二十分鐘的步程。雖說是國道，但當時僅是載貨物及搭載旅客的馬車通行而已，所以還是很安靜。若說車輛的話，則僅有一輛極知事的手車。而當時的羽羽步兵隊，也不過使用馬匹及馬車罷了。這個步兵隊，就駐紮在現在的富山大學裡，我們常到這兒，看步兵隊操練的情形。

國運的另一邊，是一望無際的稻田。在那時，一般小學校裡的勞作課時間，總是教人做稻草人，然後送給附近的農夫。農夫也都向步兵隊索取不用的木槍，用來當稻草人。一到秋收的季節，驕陽的鳴聲四處作響，真是一幅農村祥和安寧的景象。

童年充滿農村樂趣

那個時候，許多農家都養蠶，因此，桑田處處可見。到了五月，小學校的小朋友就結伴到桑田採桑葉和養蠶。採下來的桑葉，總是裝填在和服的衣服裡，帶回家和姊妹們分享。所以，我那時候也是個很受姊妹們歡迎的大姐。

在那時，我們都沒有到商店買水果的習慣。青梅、石榴、柿子和栗子等食物，大都是自行車到樹上摘來食用。性質之類的水果，則自己剝殼食用白色的核仁。那時候帶糖的甜味，非常好吃，至今仍忘不了。

我的學校，就是國運旁的柳町小學。八歲入學，讀了六年，然後轉到鄰近的八人町高等小學校。因為，那個時候的柳町小學沒有高年級，而高等小學校是二年級畢業。這八年，就是童年的平民教育。

從前，越中富山以鑄造買賣興盛一時。同學之中，家裡經營鑄材生意的很多。

家父是個左撇子

家父的工作，在富山町是少見的沈金師。沈金業的發源地，是鹿島的輪島。這個行業，是用細小的鐵刀，在木頭漆的工藝品表面彫刻圖案。然後，很精細地將金箔或銀箔刻到漆裡。這就是修飾輪島漆的手藝。父親在左撇子時，在輪島習藝，由於勤快、認真，而學得一身好手藝。在我上小學的時候，向父親訂製的訂單，未曾斷過。因此，父親終年坐在六疊大小的飯桌上，不停地工作。父親慣用左手，就以左手持鐵刀。桌前是左打，或說是得自外祖父的遺傳吧！

幼年時，我很喜歡看父親工作，常常和妹妹光枝坐在父親的工作台上。

在輪島的沈金工作場，也都是鋪上木板。木板上如果沾上了灰塵，就無法做精密的沈金工作。所以，父親用漆上黑色、紅色等色彩的漆，將他的工作場所圍住。終日靜默工作，唯鐵刀聲不絕於耳。

當時，我家還沒有煤油燈。唯一的燈光，就是油燈。父親戴著書，上身靠近油燈，專注地彫刻工作。

冬雪中歡唱兒歌

或許是父親生長在北方寒冷的鄉鎮，平時顯得沈默寡言。專注於工作時，一坐下來就是四、五個小時，而一語不發。每當我們在身後發現父親工作時，媽媽都會輕輕地笑著說：「可別打擾爸爸的工作呀！」

富山是個鄉鎮。一到冬天，父親就在有火爐的起居室描繪沈金的草圖。在那時候，有許多設計圖案，還需要沈金師自己去思量設計。父親習慣將草圖紙攤放在裝有煙灰缸的器具上，然後，一邊抽著煙管，一邊心無旁騖地專心思考，設計他的圖案。

回想當時的情景，猶如恍惚的夢境，真令人懷念不已。廚房裡的灶上，經常煮著一鍋地瓜湯，也天時地一燙、燙一作響。我和妹妹光枝，和剛在學步的弟弟一郎，坐在起居室的另一個角落，有時玩彈珠，或丟沙包。媽媽則在一邊，縫補她的衣物。直到大正初期，弟弟二郎和三郎都尚未出世。

屋外大雪紛飛，常積到兩公尺多深，在冬雪中，我們常唱著這一首兒歌：

爸爸丟沙包 媽媽縫衣服
一個沙包 兩個沙包
三個沙包 哇！有飯給可吃了。
每到了冬天下雪的日子，我們一家人

常常在屋子裡，歡唱兒歌。我也覺得，冬天一家人能夠團聚在房子裡，是最快樂的季節。

雙親婚事長輩作主

雙親結婚的情形，是日後從舅舅那邊聽來的。

媽媽嫁給爸爸時，就在十八歲那一年。婚事全由雙方親戚做主的，媽媽初次見到爸爸，也是在婚禮的當天。當時的小孩子，他們所受的教育，對父母絕不敢有異議。因之，就是決定女孩一生的婚事，也得依順父母之命。

祖父曾入贅七尾市的藥商家，後經波折而夫妻離異。所生子女兩人，各分著一人，祖父就帶著父親一人。其後，祖父即從事沈金業。而其時，外祖父則與其同鄉兄弟，及兄弟們的情誼極為融洽，共有子女十人。

有一次，祖父和外祖父兩人在年榷棋那天。祖父說：

「你孩子多，真有福氣啊！有幾個女兒呢？」

「哦！有六個女兒。那一家幾呢？」

「那就一個我的侄一說當媳婦吧！」

「哇！真是求之不得的事兒！侄一郎幾歲了？」

「十九歲。」

「那孩子恰好，今年十八歲。」

「做我的媳婦吧？」

「一言為定。」

父母的婚事，就是這樣決定的。在當時的社會裡，這種情況倒是令人難以想像的罷！

在六個女兒之中，所以會選上媽媽，乃是因為年齡比爸爸小一歲。從年齡上來說，是再適合不過了，他們甚至於相親、訂婚的事兒都有了，說這婚就結婚。雖是如此，我確從未見過父母吵架，或許是性情都好，處得很融洽的吧！

清晨做飯凍得發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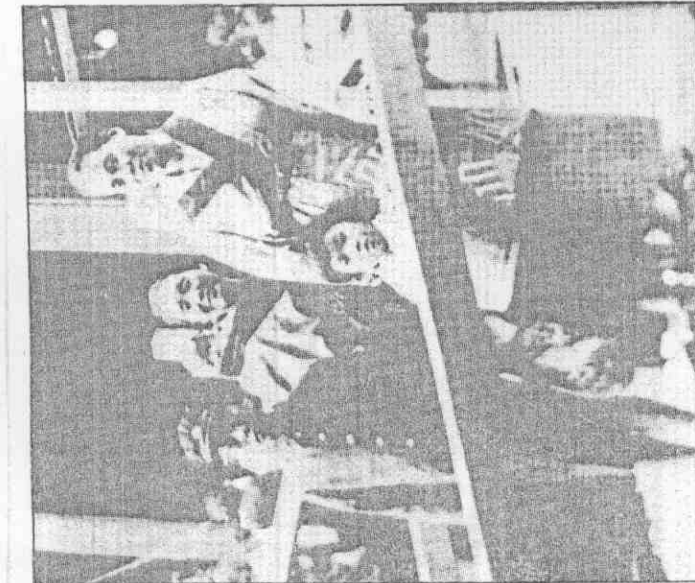
母親的性子好務錄。在家事、育兒之餘，也會幫父親的忙，做些沈金的工作。輪島的沈金，是先在工藝吧上雕出圖案，然後在圖案的槽溝中嵌入金箔。這個工作過程，最要緊的是要將圖案的槽溝磨平。否則，就不容易嵌金箔裝飾圖樣。這個磨平槽溝的工作，就落在母親的身上。

而且，沈金的工作很怕沾上灰塵。因此，總是在晚上作業的時候較多。媽媽也做做陪伴爸爸，一起工作。

媽媽持家勤儉嚴謹

媽媽做夜工作，要最早起的沈金，就由當長女的我來承擔了。那時，還在小學。尤其，在寒冷的冬天清晨，要從睡夢中醒來處理起床，頗覺為難。因此，常縮在被窩裡，由一、二、三數到九，然後，勇敢地面出「十」，並且從被窩中一躍而出。那時的感受，真有如寒風中跳進神通川的情形一樣，無法比擬。

這時，屋外仍是黑漆漆的一片，我只得小心翼翼地，摸索似的走向廚房，以



▲剛出生不久的王貞治由媽媽抱著（後右），他的學生妹妹廣子（十五個月就夭折）由祖母抱著（後左），哥哥鐵城（左）及姊姊順子（中）在池上水門寺留影。

免別到還在睡夢中的弟妹。

當時還沒有電鍋，都是用柴灶煮飯。廚房也都是沒有鋪地氈的土屋，在寒冷時，常常得人顫抖又發抖。

淘米的水，汲取自水井，我家廚房邊有一口井，寒夜時，汲水桶的繩子幾乎是凍結了，俯覆在水桶或鍋子裡的水，表面上也往往結上一層薄冰。淘米時，兩手都浸冰水凍得僵硬，無法屈伸。再加上繩子是鐵製的，又要弄一升多的米飯，真是不容易擡得動。就那麼一次，不小心繩子纏在腳上，指甲都凍壞了。那時，痛得蹲在灰暗的廚房角落，眼淚直滴，動都不能動。

淘米之後，就要生火。在那個沒有瓦斯的時代裡，要生火真是一件苦差事。木柴、火架是個重要的東西，隨便用上兩、三根，都會被媽媽罵。

生火時，先用木筒點燃，再把新柴放在上面，緊接著要用吹氣筒送風。柴火點燃時的煙，真得得兩眼睜不開，淚水直流。

冬天，每日清晨都要起來做飯，心裡不免要嘀咕：「有時候，媽媽也該起來做飯吧！」然而，心雖是這麼想，但都忍下來，不敢說出口。

眼看媽媽終日不停地工作，在當時幼稚的心靈裡，直覺地認為，女人天生就該辛苦的工作。

媽媽是個生性嚴謹的人。當時，刷洗鍋碗沒有刷子，也沒有洗滌粉之類的東西。只是用草繩纏成一團，再沾些灰來刷鍋碗。當然，這也是我的工作。平常，刷了鍋子再用水沖洗，就很乾淨。但水乾了以後，手把的凹處就會露出斑斑的汗痕。要是被媽媽看到了，不管我跑到多遠去遊玩，媽媽總會叫我回來重洗。

媽媽常對我說：「鍋子，就像是自己的臉和身體一樣。」當然，媽媽的意思，是要我把鍋子確實洗得乾乾淨淨。

和同伴一起遊玩，被叫回去洗鍋子時，因為當時年紀還小，總會有種不高興的臉色。這時，必然又會遭受一頓責罵。然而，這一切的一切，在我往後的人生中，確實實地培養出艱苦耐力的。

母親也教我，如何把飯煮得好吃。媽媽說，在灶上煮飯，要懂得用不同的柴火，來調節火勢，眼睛一刻也不得離開。

免別到還在睡夢中的弟妹。

當時還沒有電鍋，都是用柴灶煮飯。廚房也都是沒有鋪地氈的土屋，在寒冷時，常常得人顫抖又發抖。

淘米的水，汲取自水井，我家廚房邊有一口井，寒夜時，汲水桶的繩子幾乎是凍結了，俯覆在水桶或鍋子裡的水，表面上也往往結上一層薄冰。淘米時，兩手都浸冰水凍得僵硬，無法屈伸。再加上繩子是鐵製的，又要弄一升多的米飯，真是不容易擡得動。就那麼一次，不小心繩子纏在腳上，指甲都凍壞了。那時，痛得蹲在灰暗的廚房角落，眼淚直滴，動都不能動。

淘米之後，就要生火。在那個沒有瓦斯的時代裡，要生火真是一件苦差事。木柴、火架是個重要的東西，隨便用上兩、三根，都會被媽媽罵。

生火時，先用木筒點燃，再把新柴放在上面，緊接著要用吹氣筒送風。柴火點燃時的煙，真得得兩眼睜不開，淚水直流。

冬天，每日清晨都要起來做飯，心裡不免要嘀咕：「有時候，媽媽也該起來做飯吧！」然而，心雖是這麼想，但都忍下來，不敢說出口。

眼看媽媽終日不停地工作，在當時幼稚的心靈裡，直覺地認為，女人天生就該辛苦的工作。

媽媽是個生性嚴謹的人。當時，刷洗鍋碗沒有刷子，也沒有洗滌粉之類的東西。只是用草繩纏成一團，再沾些灰來刷鍋碗。當然，這也是我的工作。平常，刷了鍋子再用水沖洗，就很乾淨。但水乾了以後，手把的凹處就會露出斑斑的汗痕。要是被媽媽看到了，不管我跑到多遠去遊玩，媽媽總會叫我回來重洗。

媽媽常對我說：「鍋子，就像是自己的臉和身體一樣。」當然，媽媽的意思，是要我把鍋子確實洗得乾乾淨淨。

和同伴一起遊玩，被叫回去洗鍋子時，因為當時年紀還小，總會有種不高興的臉色。這時，必然又會遭受一頓責罵。然而，這一切的一切，在我往後的人生中，確實實地培養出艱苦耐力的。

母親也教我，如何把飯煮得好吃。媽媽說，在灶上煮飯，要懂得用不同的柴火，來調節火勢，眼睛一刻也不得離開。

免別到還在睡夢中的弟妹。

當時還沒有電鍋，都是用柴灶煮飯。廚房也都是沒有鋪地氈的土屋，在寒冷時，常常得人顫抖又發抖。

淘米的水，汲取自水井，我家廚房邊有一口井，寒夜時，汲水桶的繩子幾乎是凍結了，俯覆在水桶或鍋子裡的水，表面上也往往結上一層薄冰。淘米時，兩手都浸冰水凍得僵硬，無法屈伸。再加上繩子是鐵製的，又要弄一升多的米飯，真是不容易擡得動。就那麼一次，不小心繩子纏在腳上，指甲都凍壞了。那時，痛得蹲在灰暗的廚房角落，眼淚直滴，動都不能動。

淘米之後，就要生火。在那個沒有瓦斯的時代裡，要生火真是一件苦差事。木柴、火架是個重要的東西，隨便用上兩、三根，都會被媽媽罵。

生火時，先用木筒點燃，再把新柴放在上面，緊接著要用吹氣筒送風。柴火點燃時的煙，真得得兩眼睜不開，淚水直流。

冬天，每日清晨都要起來做飯，心裡不免要嘀咕：「有時候，媽媽也該起來做飯吧！」然而，心雖是這麼想，但都忍下來，不敢說出口。

眼看媽媽終日不停地工作，在當時幼稚的心靈裡，直覺地認為，女人天生就該辛苦的工作。

媽媽是個生性嚴謹的人。當時，刷洗鍋碗沒有刷子，也沒有洗滌粉之類的東西。只是用草繩纏成一團，再沾些灰來刷鍋碗。當然，這也是我的工作。平常，刷了鍋子再用水沖洗，就很乾淨。但水乾了以後，手把的凹處就會露出斑斑的汗痕。要是被媽媽看到了，不管我跑到多遠去遊玩，媽媽總會叫我回來重洗。

媽媽常對我說：「鍋子，就像是自己的臉和身體一樣。」當然，媽媽的意思，是要我把鍋子確實洗得乾乾淨淨。

和同伴一起遊玩，被叫回去洗鍋子時，因為當時年紀還小，總會有種不高興的臉色。這時，必然又會遭受一頓責罵。然而，這一切的一切，在我往後的人生中，確實實地培養出艱苦耐力的。

母親也教我，如何把飯煮得好吃。媽媽說，在灶上煮飯，要懂得用不同的柴火，來調節火勢，眼睛一刻也不得離開。

免別到還在睡夢中的弟妹。

當時還沒有電鍋，都是用柴灶煮飯。廚房也都是沒有鋪地氈的土屋，在寒冷時，常常得人顫抖又發抖。

淘米的水，汲取自水井，我家廚房邊有一口井，寒夜時，汲水桶的繩子幾乎是凍結了，俯覆在水桶或鍋子裡的水，表面上也往往結上一層薄冰。淘米時，兩手都浸冰水凍得僵硬，無法屈伸。再加上繩子是鐵製的，又要弄一升多的米飯，真是不容易擡得動。就那麼一次，不小心繩子纏在腳上，指甲都凍壞了。那時，痛得蹲在灰暗的廚房角落，眼淚直滴，動都不能動。

淘米之後，就要生火。在那個沒有瓦斯的時代裡，要生火真是一件苦差事。木柴、火架是個重要的東西，隨便用上兩、三根，都會被媽媽罵。

生火時，先用木筒點燃，再把新柴放在上面，緊接著要用吹氣筒送風。柴火點燃時的煙，真得得兩眼睜不開，淚水直流。

冬天，每日清晨都要起來做飯，心裡不免要嘀咕：「有時候，媽媽也該起來做飯吧！」然而，心雖是這麼想，但都忍下來，不敢說出口。

眼看媽媽終日不停地工作，在當時幼稚的心靈裡，直覺地認為，女人天生就該辛苦的工作。

媽媽是個生性嚴謹的人。當時，刷洗鍋碗沒有刷子，也沒有洗滌粉之類的東西。只是用草繩纏成一團，再沾些灰來刷鍋碗。當然，這也是我的工作。平常，刷了鍋子再用水沖洗，就很乾淨。但水乾了以後，手把的凹處就會露出斑斑的汗痕。要是被媽媽看到了，不管我跑到多遠去遊玩，媽媽總會叫我回來重洗。

媽媽常對我說：「鍋子，就像是自己的臉和身體一樣。」當然，媽媽的意思，是要我把鍋子確實洗得乾乾淨淨。

和同伴一起遊玩，被叫回去洗鍋子時，因為當時年紀還小，總會有種不高興的臉色。這時，必然又會遭受一頓責罵。然而，這一切的一切，在我往後的人生中，確實實地培養出艱苦耐力的。

母親也教我，如何把飯煮得好吃。媽媽說，在灶上煮飯，要懂得用不同的柴火，來調節火勢，眼睛一刻也不得離開。

免別到還在睡夢中的弟妹。

當時還沒有電鍋，都是用柴灶煮飯。廚房也都是沒有鋪地氈的土屋，在寒冷時，常常得人顫抖又發抖。

淘米的水，汲取自水井，我家廚房邊有一口井，寒夜時，汲水桶的繩子幾乎是凍結了，俯覆在水桶或鍋子裡的水，表面上也往往結上一層薄冰。淘米時，兩手都浸冰水凍得僵硬，無法屈伸。再加上繩子是鐵製的，又要弄一升多的米飯，真是不容易擡得動。就那麼一次，不小心繩子纏在腳上，指甲都凍壞了。那時，痛得蹲在灰暗的廚房角落，眼淚直滴，動都不能動。

淘米之後，就要生火。在那個沒有瓦斯的時代裡，要生火真是一件苦差事。木柴、火架是個重要的東西，隨便用上兩、三根，都會被媽媽罵。

生火時，先用木筒點燃，再把新柴放在上面，緊接著要用吹氣筒送風。柴火點燃時的煙，真得得兩眼睜不開，淚水直流。

冬天，每日清晨都要起來做飯，心裡不免要嘀咕：「有時候，媽媽也該起來做飯吧！」然而，心雖是這麼想，但都忍下來，不敢說出口。

眼看媽媽終日不停地工作，在當時幼稚的心靈裡，直覺地認為，女人天生就該辛苦的工作。

媽媽是個生性嚴謹的人。當時，刷洗鍋碗沒有刷子，也沒有洗滌粉之類的東西。只是用草繩纏成一團，再沾些灰來刷鍋碗。當然，這也是我的工作。平常，刷了鍋子再用水沖洗，就很乾淨。但水乾了以後，手把的凹處就會露出斑斑的汗痕。要是被媽媽看到了，不管我跑到多遠去遊玩，媽媽總會叫我回來重洗。

媽媽常對我說：「鍋子，就像是自己的臉和身體一樣。」當然，媽媽的意思，是要我把鍋子確實洗得乾乾淨淨。

和同伴一起遊玩，被叫回去洗鍋子時，因為當時年紀還小，總會有種不高興的臉色。這時，必然又會遭受一頓責罵。然而，這一切的一切，在我往後的人生中，確實實地培養出艱苦耐力的。

母親也教我，如何把飯煮得好吃。媽媽說，在灶上煮飯，要懂得用不同的柴火，來調節火勢，眼睛一刻也不得離開。

洪水沖走快樂生活

父親的沈金工作很忙碌的時節，家裡雖不是很富裕，但也過得自由自在。春天，一家人會結伴到附近的羽羽山賞花。一家人，在莊園中常常有許多快樂的事。那時，我家附近有一座神社。每逢六月，夏祭天神的時候，我們都穿上小而緊身的浴衣和服，手中緊握著兩錢的零用錢。一等祭神完畢，就到露天前店買五厘錢的糯米，獲得滿滿，兩頰鼓鼓的。

大正三年八月的一場大洪水，卻帶來這祥和幸福家庭生活的改變。

縱穿富山町的神通川和井田川，因暴雨其中而氾濫。平時，滋潤富山平原和廣大稻田的神通川及井田川，山洪暴發

恢復舊觀談何容易

我家受到匯入神通川的支流的正面沖擊，洪水漫到地板上來，所幸家人都沒有受傷。雨停之後，才終於安心下來。這場洪水，終於使我家遭受到重大的傷害。父親與島的訂單，就此中斷。由於受災範圍太廣，富山町的民衆領然縮減開銷，避免不必要的浪費。人人節約，事事剛毅。一向以「富山藥材」而聞名遠近富山町，此時，就發生藥材商也緊縮開銷，開始節衣縮食了。富山町的民衆一節約，甚至連一張衛生紙都不敢隨便亂用了。如此一來，用金箔裝飾，高價值的輪島工藝品，再也無人問津了。

父親在富山町的事業，其主要客戶就是富山町周圍的雜貨店和公司。一經這場災變，訂單當然驟減。

而且，又碰上日本全國不景氣的時候，更是令人無心。總記得曾聽父母談及：「想恢復舊觀，談何容易。」

父親理直工作的日子越來越少，到後來院院打柴、劈柴的日子，則逐日增多。

緊接著，半載、一年毫無分文收入。家中積蓄耗盡，母親的衣物也一件一件地從衣箱中減少、消失。

這個時候，我只好向高等小學校申請停學一年。雖然，老師說：「差一年就可畢業，何不再考慮呢？」然而，以我家的貧困來說，那有考慮的餘地呢？

貧困交迫告貸親友

父親想盡辦法找工作，但這個時候的富山町，只是處處裁員，按日計酬的臨時工作也不可得。

因此，父親想到「到輪島，或許還會有沈金的工作可做。」很不幸地，不景氣的浪潮畢竟也波及輪島，就是當地的沈金師傅，同樣窮困不堪。父親的一線希望，終歸沒有著落。

當時，我也曾到親戚代員臨時工作，但終究沒有人願意雇用我這個十五歲的小女孩。

全無所獲，所有的辦法都用盡了，再也無計可施。

貧困交迫，能賣的、能吃的都完盡之後，不得不伸向親戚告貸。

有一天，媽媽到父母親私下的談話。家裡已向人借了十個錢。在當時，縫製一套衣服只要八十個錢。七十個錢的債務，確實是個相當大的金額。眼看著父母陷入極大困難的情形，真覺得為子女的我痛心難言。（二十一卷完）



▲今日如，笑露出露常經，興高很然當（右）媽媽，子兒的順孝又出傑麼這這治貞王了有▲。出播已目節「母之治貞王」的作創所台視電S B T 本

恢復舊觀談何容易

我家受到匯入神通川的支流的正面沖擊，洪水漫到地板上來，所幸家人都沒有受傷。雨停之後，才終於安心下來。這場洪水，終於使我家遭受到重大的傷害。父親與島的訂單，就此中斷。由於受災範圍太廣，富山町的民衆領然縮減開銷，避免不必要的浪費。人人節約，事事剛毅。一向以「富山藥材」而聞名遠近富山町，此時，就發生藥材商也緊縮開銷，開始節衣縮食了。富山町的民衆一節約，甚至連一張衛生紙都不敢隨便亂用了。如此一來，用金箔裝飾，高價值的輪島工藝品，再也無人問津了。

父親在富山町的事業，其主要客戶就是富山町周圍的雜貨店和公司。一經這場災變，訂單當然驟減。

而且，又碰上日本全國不景氣的時候，更是令人無心。總記得曾聽父母談及：「想恢復舊觀，談何容易。」

父親理直工作的日子越來越少，到後來院院打柴、劈柴的日子，則逐日增多。

緊接著，半載、一年毫無分文收入。家中積蓄耗盡，母親的衣物也一件一件地從衣箱中減少、消失。

這個時候，我只好向高等小學校申請停學一年。雖然，老師說：「差一年就可畢業，何不再考慮呢？」然而，以我家的貧困來說，那有考慮的餘地呢？

貧困交迫告貸親友

父親想盡辦法找工作，但這個時候的富山町，只是處處裁員，按日計酬的臨時工作也不可得。

因此，父親想到「到輪島，或許還會有沈金的工作可做。」很不幸地，不景氣的浪潮畢竟也波及輪島，就是當地的沈金師傅，同樣窮困不堪。父親的一線希望，終歸沒有著落。

當時，我也曾到親戚代員臨時工作，但終究沒有人願意雇用我這個十五歲的小女孩。

全無所獲，所有的辦法都用盡了，再也無計可施。

貧困交迫，能賣的、能吃的都完盡之後，不得不伸向親戚告貸。

有一天，媽媽到父母親私下的談話。家裡已向人借了十個錢。在當時，縫製一套衣服只要八十個錢。七十個錢的債務，確實是個相當大的金額。眼看著父母陷入極大困難的情形，真覺得為子女的我痛心難言。（二十一卷完）